



仿佛是昨天，这位女老板还在与我谈企业的生存问题，一晃，十几年后的今天，她又找上我，谈女儿的接班问题，时光，好像就在两个话题的转换中倏忽滑过。我不免感到意外，因为还记得她曾经一再表示，自己做的小皮件生意太辛苦，整天忙得跟螳螂似的窜来窜去，她要女儿好好读书，将来读大学、出国深造，进入金融、科技、文化艺术一些所谓的高层次领域，不要再从事她这个行当了。甚至，连女儿偶尔来厂里看看，她都会催促道，来厂里干嘛，乱糟糟的地方，赶紧回去做功课。而今，怎么竟让我当起说客，帮着她说服女儿来公司接她的班？

她一声轻叹：女儿要是有一份不错的职业也就罢了，可她不过是前台，月薪才三千出头，我年岁上去，精力体力都不济了，她凭啥不肯来顶班？而她女儿却说，这个小厂子走进去就是一股子皮革味，环境凌乱，事情繁琐，我在外企上班，环境一流，工作也挺舒适，我妈做不动可以关厂嘛，只要家里有钱，将来我也可以做些其他生意，干嘛非要人这一行？小姑娘那么振振有词，我的说服反倒是疲软了。想想也是，小老板的孩子，虽然还够不上“富二代”，但至少称得上“有钱一族”，有了钱就可以潇洒选择，又何必非得吃苦呢？

怎样让子女来接班？有一次，与一位台湾的女孩交谈中，我颇有感悟。女孩叫小微，说话柔柔的，还有两个甜甜的小酒窝，是女儿在国外读书时结交的好朋友，今年暑期来上海在我家小住了几天。小微家在台北开有两家手工西服店，专做男士西装，这是她父亲几十年来创建的

清皇太极为报私仇，令掘除徐光启墓。当地百姓是如何与官差斗智斗勇的；徐光启被困龙华塔，后人为什么要建与龙华双塔一样高的双尖顶天主堂……

这是我撰写的《徐光启传说》连环画的内容片段。去年《连环画报》分两期全文刊载。一位宗教史专家看了后说，它解答了我多年有关徐光启墓被盜的疑问，他表示要将其收到有关著述中。

阁老坟山（今光启公园）在蒲汇塘北側，我出生在与此河一脉相连的塘子泾。五六岁时常跟我哥哥等一帮男孩，到阁老坟山，哥哥还抱我骑过墓道上的石马。十二三岁时，阁老坟山夷为平地，石人石马不见踪影，我们在那追逐玩耍。虽然当时对徐阁老不甚了解，但曾听大人说，平时吃的山芋来源于阁老，幼小的心灵埋下崇敬先人的种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开展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有二百万民间文艺工作者参与的民间文学普查。1986年，我从徐汇区图书馆调到一墙之隔的区文化馆（两馆馆址为今徐家汇美罗城），兼任区民间文学三集成办公室主任。我对民间文学是门外汉，经常跟班俞思阳等几位，冒着酷暑严寒到街头巷尾寻觅采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普查中，我留意到徐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一份家业。靠着这两家店，小微全家过着蛮富裕的生活，小微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而今，大哥跟着父亲已学会一手裁剪手艺，二哥负责谈生意，只有姐姐是医生，小微现在也在日本的一家服装设计学校学习时装设计，家里指望着她再开一项新的服装系列。呵，一个小小的家族企业，孩子们几乎全线投入，难道他们都对服装感兴趣？小微说，这不是兴趣的问题，而是

孩子为啥不接班

周珂银

家里的生意与我们的生活已融为一体，我们从小就与服装打交道，对这一行已经产生感情了……

小微还记得，小时候他们家生意就挺好，人手不够，哥哥姐姐常常在课余时间去店里帮着做一些杂活，她后来也跟着去。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锁边、锁扣眼，一般的针线活都能上手。有一次，一家公司订做了二十几套西服，货款却迟迟不到账，他们听见妈妈在电话里催款道，老板，我们店小可垫不起这笔款呀，我家有四个孩子要读书，这四只书包还等着我付学费呐。听到这样的话，她那个最爱读书的姐姐拉着二哥就跑去那家公司，结果人家见两个孩子上门来讨学费，不好意思了，便赶紧将款子打过来。听着这样“童趣”的催账方法，我们都不由得一起笑起来。小微说，所以啊，从小我们就知道家里的店是我们的生计，我们的学费、生活来源都要靠它维持，谁都要尽分力，这是责任哦。

是呀，有了感情才会有责任，有了责任就会有传承，这是水到渠成的连锁效应。接班是需要从小培养的，是要有根源的，若对一些个只知道享受而从没参与过其中辛苦的孩子谈接班，别说，他们还真的是没感觉。

镇、漕北两个街道最初上

不久，信息传

来，两个街道都有老人会讲徐光启故事。我们如获至宝，记得那一年七月伏天，在徐镇街道的办公室里，一台嗡嗡作响的电扇，扇出的全是热风。由于祖辈相传时间久远，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断断续续讲

叙，并互相补充。根据普查员老魏的记录稿，我又进行了结构梳理和语句推敲。徐公虽然逝世350多年了，但从两个街道汇总的厚厚一叠口述实录中，我看到民众对伟人真挚的情感。1989年，我们遴选了五篇徐光启传说编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上海卷·徐汇区故事分卷》。

二十年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要求徐汇区编写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徐汇卷。接到任务，我首先来到区文化馆档案室，但大失所望，1989年三集成普查资料全部失踪。正在束手无策之时，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原秘书长带来希望。不久，我们在原市文化局堆满杂物的梅陇仓库，翻到了10个街镇23册，（其中徐镇1册，漕北2册）三集成油印本。我将新收到的徐光启故事2篇，加上以前的5篇，一起编入《中国民间故



中秋过后，从上海开车去泰兴，快到江阴的高速路上，看到一个出口处名为“徐霞客”。直接把人名作为地名，很是罕见。我们临时决定慕名而去，对“徐霞客”作一探访。

徐霞客镇，起名为2007年，有三个主要旅游景点：徐霞客故居、仰圣园、中国徐霞客碑刻文化园。我们先看了明式建筑的霞客故居，再到对面的仰圣园。进门当面有一座影壁，镌刻着毛泽东写的“我很想学徐霞客”几个大字，这句大白话，是对“旷世游圣”的评价，也让人几多思量。园内的晴山堂最有分量，有明代碑刻七十

事全书·上海·徐汇卷》。

去年春节刚过，徐家汇街道领导酝酿编写一套宣传徐家汇历史文化的连环画。我承担了徐光启、马相伯的文字稿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收集了近三十年的徐光启故事，总算有“用武”之地了。我将收集到的龙显、松桥、娶亲、摆渡、突围等，再补充我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陆续收集的有关徐光启文献资料，共12篇编撰为《徐光启传说》。这些传说从民间传统的视角勾勒了一代名



朋友少白作的画《梅舞春风》，让我想起那年在扬州，瘦西湖边的一次邂逅。

那一年，陪父母去扬州玩，在大明寺，即著名的鉴真纪念馆旁小住，那间鉴真纪念馆是典型的唐风建筑。大唐风格的建筑，如今在中国本土已不多见，偶有的一些新作，也难以和经受时光淬炼的庄严相提并论，若真要去寻，恐怕要远渡扶桑，那里的古都古寺，倒是保持得很精致完善的唐风建筑，人物之间善待善存，相得益彰。

日间陪父母去礼佛之后，在寺中随处走走，遽而闻到一阵幽香，若隐若现，似有若无，循香而去，我记得，那是日光恰亮的时候，白墙灰瓦下的一树老梅，开出淡黄色的花，在日光下显得透亮，微风拂过，满树梅花如水波轻漾，此情此景，不由叫人想起那宋人咏梅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国庆前夕，从江西来沪看望女儿的曹兄约我去他上海的一个朋友处喝茶。

安亭路是一条很安静的小马路。拐进弄堂里，敲开一幢独门小院的门，百来平方米的小楼底层被分割成几处大小不等的屋子，陈设着五花八门的茶叶种类和茶具。主人戎先生中等身材，一脸的络腮胡子，其粗犷的外形与姓氏倒也有几分贴切，而墙上老书法家高式熊书写的“戎茗轩”斋名又让屋里多



霞客故里

李京南

口有《晴山堂法帖》出售，可供慢慢品味。邻近的中国徐霞客碑刻文化园，面积较大，有湿地、小桥、湖水，颇有江南水乡的风韵。洋洋大观的碑刻长廊，展示着当代书法雕刻艺术家的作品，其内容也都有徐霞客。那临水设置的“霞印天下”的一组印章，全用大石块放大雕刻，有横横竖竖地铺在水中作为观光平台，也有垒垒叠叠的造型犹如现代雕塑，大气，奇特，更见儒雅。因此在我取景框里显现的，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湖光树影，还有硕大的石雕印章，还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因为心存着与那帮娃娃一争高低的念头，我对“汉字听写赛”很有兴致。这方面我有点自负，觉得周围比我强的人不多。于是常常怀着学生考试般的紧张心情守着荧屏与他们同步听写。预赛、初赛时的成绩还不错，可到后来就每况愈下。这些一脸稚气的孩子的听写能力之强令组委会也惊讶说，只能多次提高试题的难度，却总有选手从容应对。我还注意到，赛场上“成人体验团”的成绩远远不如孩子。输给这样的对手，我也不算丢人。传承汉字风韵，人人有责。教师编辑作家领导们有暇也该来观看这档节目，并边欣赏边自我测试汉字水平。还有个提议：比赛结束后，请名列前三的选手跟评委老师再加赛一场。不管胜负如何，或曰“自古英雄出少年”，或曰“姜还是老的辣”，总有一句用得上。



江更生
外国老太是“拥趸”
（商品门类）
昨日谜面：客运优惠
酬宾（成语）
谜底：便宜行事
（注：行，出行）

无数梅花落野桥

安意如

人生真正珍贵的刹那，十中不过一二，那一幕的美，收存于我心中多年，淡成一副老照片的模样，亦不减损其意。与昔年所见梅花的静美相比，少白笔下的梅花显出几分风流恣意。这两种美，姿态各妍，相映而不相侵。

现在想来，那株老梅枝干遒劲，原本也应是野梅吧！只是受了多年佛法的驯化，说不定也受了高僧的照拂加持，变得纯静了，甘愿守在寺庙里，等着那东渡的僧人传回佳音。这一等就是千年。

日本茶道大师，喜欢在茶室之内摆放花作为清供，若冬日雪光太盛，则不宜以白梅清供。如此想来，白梅似雪堪赏，腊梅如玉宜栽，两者

戎茗轩里识茶人

周骏

了几分书卷气。后来我才知道别看他年纪轻，却有国家级评茶师、高级制茶工程师等诸多头衔，不过他自称只是茶人。

寒暄入座，戎先生说，他去年才租下房子创办了这个民间茶叶博物馆，主要是以茶会友。这里收藏有近二百种茶，不仅供观赏，还都可品尝。“我今天请你们尝尝20年前的武

夷山正山小种。”大概是看出我的疑惑，戎先生解释说，除了绿茶、清奇铁观音以新为佳，其余品类茶叶只要保存得当，假以时日味道往往更醇厚。这倒是颠覆了我的一个老观念：陈酒新茶。

喝功夫茶讲究的是一套程序，看戎先生用开水依次烫杯，然后在盖碗中放入茶叶，冲入开水，转动杯盖把浮在水面的沫子撇去……动作娴熟一气呵成，犹如茶道表演。不知是谁说过，这泡茶看似简单，但一个真正的茶道师，是能唤醒茶的生命给茶汤注入灵魂的人。

说起正山小种，可谓是世界红茶的鼻祖，后来的安徽祁红、广东的英红以及后起之秀的金骏眉等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只是中国人不太习惯喝红茶，所以风靡世界的红茶在中国反而有点被冷落。其实正山小种很适合养生，茶汤微红发亮，端起杯缕缕果香扑鼻而来，入口则隐隐有桂圆汤的甜味。戎先生告诉我，近年来正山小种很火，不过国家标注的产地只有武夷山桐木关，他如今还是桐木关正山小种红茶协会的文化顾问。

好茶还须好水。戎先生说他曾请多位专业人士品尝不同水泡不同茶后打分，最后综合分最高的就是他现在使用的杭州虎跑水。

戎先生是知青子女，正宗80后，在黑龙江长大，上初中才回到上海。他说自己曾开过四家广告

人画都有局限，唯红梅堪赏堪画，如胭脂明丽，大抵如曹公《红楼梦》里所写的那段——忽见宝琴披着凫裘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两个，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得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美人俏立如世外仙姝。这一幕美得连贾母这种久经人世的老人也都怦然心动了，为此还起意将宝琴说给宝玉。我们撇开美人不谈，单论瓶中清供，折枝梅花之美，终不及野梅得趣。

三月东风吹雪消，湖南山色如翠洗。
一声羌管无人见，无数梅花落野桥。

公司，后来接触茶道后“走火入魔”，便关闭了所有的公司，一心当起了茶人。

喝了红茶又喝乌龙茶，这回是武夷山岩茶中的水仙。武夷山岩茶香独特，初啜微苦，继则回甘，这种“岩韵”是其他茶所不具备的。难怪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有入木三分的见解：品岩茶后“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

大概是谈得兴起，戎先生转身从隔壁拿来一枝花瓣紧裹，表面还有些许冰霜的荷花，说请我们再尝尝他的独家“秘制”荷花茶。戎先生说，他是根据清朝沈复《浮生六记》中的有关茶花的记载尝试制作的，因量少只

供好朋友品尝。研制过程也颇为有趣：在山东济南寻

找到一处长势不错的野生荷花群作为“基地”，夏日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时，选择含苞欲放的荷花，在其花蕊中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茶叶包，然后将花瓣扎紧，让其吸收花香。待第二天日出前，将裹着茶包的荷花剪下带回，取出茶包放入另一朵荷花中，包好放入冰箱冷冻室存放。中国北方都习惯喝花茶，最有名的当数茉莉花茶了，只是因花香往往盖过了茶香，所以南方人不太喝。不过这“秘制”荷花茶果然与传统花茶不同，闻着是清淡的荷花香，入口则是浓郁的铁观音韵味。

戎先生告诉我，他主讲的《舌尖》的修行——茶学品鉴录》旨在让更多的年轻人爱茶懂茶，最后要达到通过品尝能识别出二十种不同茶叶品类的水平，而国家二级茶叶审评师考试只要识别出九种。

走出这处“藏在深闺人不识”的茶叶博物馆，我和曹兄都感触良多。喝了几十年茶最多也只能算是爱茶者，距离懂茶还差得远。而像戎先生这样的方称得上是茶文化的“布道者”，但愿从这里会走出更多的“茶人”。

